

> 阅读笔记

建党历程的虔诚书写

——读报告文学《天晓——1921》

李兴

近期,读了徐剑的长篇报告文学《天晓——1921》,深切感受了他虔诚书写的赤子情怀。作为出生于昆明的军旅作家,徐剑呈现出了对党的初心的致敬和文学初心的信仰。他的写作蕴含着对党的炽热深情,感情也自然而然地留在了这书中的字里行间。

另辟蹊径的开篇,让读者眼前为之一亮。史料的海洋波澜壮阔,都有导人的初源,一部好的作品,关键在于找到一把打开故事之门的钥匙。看了王会悟的口述资料,徐剑顿悟,这就是他要找的那把钥匙。李达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代表,负责全力筹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传工作的重任,而妻子王会悟则担负着大会召开的食宿、守卫工作。王会悟作为中共“一大”的亲历者,她的叙述带着真实的个人生活色彩,也彰显了年代风貌。她回忆了与董必武、毛泽东等人见面的细节以及为“一大”当“哨兵”,后又安排转移到南湖游船继续开会的各种险情。作为“场内”和“场外”的见证者,王会悟掌握的信息远比任何参会者多,而且真实可靠客观可信。王会悟的口述无异于雪中送炭,使徐剑能够将历史的碎片一点一滴拼接起来,更好地展现了建党的辉煌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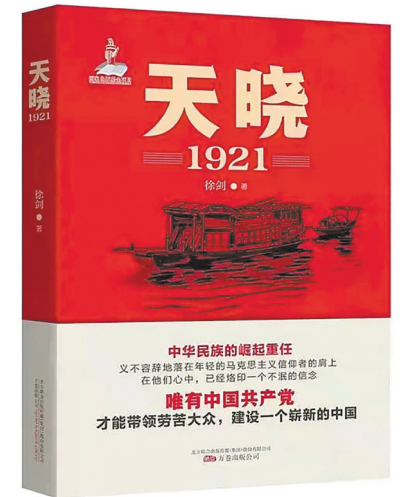
科学的细节缀连,让历史活色生香。本书洋洋洒洒31万字,关于毛泽东的篇幅就达3万多字。徐剑对伟人心怀敬仰又目光平视,毛泽东既是一个伟人,更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既把毛泽东当伟人看,更把毛泽东当成一个鲜活的人来写。他曾4次去韶山,每次都从不同视角有新的思考。其中,馆藏的4件旧物最为打动人,一个是毛泽东生命最后19个小时的医疗记录单,一件打了73个补丁的睡衣,一双棕色的两接头皮鞋,还有一件毛岸英穿过的衬衣。这些朴素的物件,触发了徐剑的情感,使他深切地感受到了革命前辈的精神力量。

好的细节描写,可以使人物熠熠生辉。徐剑从毛泽东人生最后的档案记录,追溯中共“一大”后毛泽东在党的建设发展中历经坎坷、初心不变的心路历程,同时选取毛泽东的旧睡衣、珍藏毛岸英的遗物等片段,展现毛泽东“莫道英雄不怜情”的丰富情感。终章《归程:红船驶向百年》记述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和李达的长谈,将此书的高潮定格

于开国大典。细节描写是:“明天就是开国大典了,那一夜一如从西柏坡进京前的晚上,毛泽东又失眠了。那天晚上,毛泽东参加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仪式回来,吃了点儿辣椒拌豆腐乳,然后叫李银桥给他梳头。李银桥认为主席该睡觉了,结果梳完头后,他对卫士说:‘你这帮我一梳,足以坚持七八个小时。’后来周恩来的电话打来了,王:‘主席睡了吗?’李银桥说:‘报告周副主席,主席怎么劝也不睡。’‘这怎么行,明天下午是开国大典,主席不睡觉,身体挺不住啊。’”周副主席,主席听您的,您来劝他吧。”周恩来果真来了,劝说了五六分钟,也没有用。等他走时,已经是清晨5点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天空发白了,李银桥进屋看,毛泽东才搁下笔,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独到的个性描写,让人物异彩纷呈。历史题材要想写出新意,既要沿着历史的时间隧道前行,又要力戒按照单一的线索直陈故事。把人物写活,才能使历史散发出应有的魅力。比如,陈独秀和马林两人个性几乎在他们初次相遇时便暴露无遗。作为中共中央局书记的陈独秀,特立独行,性情狂放,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马林则盛气凌人,对将成立的中共态度倨傲。马林提出的包括由共产国际为中共工作人员发放薪金等几项条件使陈独秀怒不可遏,断然拒绝,与马林不欢而散。但陈独秀被捕后,马林又全力进行营救,花重金聘请律师出庭辩护,找捕保释,打通会审各种关节,协助孙中山终使陈独秀出狱。此后,两人摒弃前嫌,虽在政见上仍有冲突,却保持了通力合作。如李大钊上绞刑架时,目光坚定,神色从容,身旁是两个一起赴刑的北大学生,徐剑虽然也交代了长达40分钟的三次行刑过程,但他却以抒情的手法和欢快的笔法,契合了李大钊慷慨赴死的决心。

在中共一大13名出席者中,王尽美、李汉俊、邓恩铭、何叔衡、陈潭秋5人英年早逝或壮烈牺牲,徐剑挖掘了大量史料。作为报告文学作家,徐剑致敬他们的最好方式,就是让他们回到历史中的位置。在何叔衡老家,面对着那座大宅院,徐剑看到他一度也在体制的那条船上,考秀才、考功名,可是当他意识到,跟着当时的体制走,中国已无希望



《天晓——1921》徐剑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和前途时,毅然与旧世界决裂,此后一生都在赶考。当教书先生时,他是开明绅士,号称宁乡四杰;后又上新学,考入湖南第一师范,与毛润之是同学,一起出湘,参加“一大”。何叔衡参加“一大”时44岁,为参加会议13人中年龄最大。20世纪30年代初,何叔衡又远赴莫斯科留学。后担任学院院长、内务部部长,握着党的刀把子,一次次刀下返回上海时,得知其养子、大女婿,中共湘东南特委书记夏夏冰头悬长沙城门时,他安慰大女儿实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是会有牺牲的。撤往苏区后,他出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监察部部长。长征前,他被留下来打游击。江西梅坑,他与老友林伯渠道别,将毛衣脱下来,赠给林伯渠,说山高路远水寒,请君保重。从此,壮士无归路。他的夫人袁少娥在老家守望了一辈子,直到新中国成立,该回来的都回来了,为何丈夫不归?妻子弥留之际的唯一愿望便是生不能同日,死可以同穴。可是何叔衡早在10多年前与瞿秋白一起突围时,被白军枪杀于山野。

在描写陈潭秋时,徐剑面对展陈的一封信托孤家书,文辞悲壮,句句直抵人心。因为参加革命,陈潭秋夫妇无法将两个年幼的孩子带在身边,就给老家的哥哥姐姐写了信,亲人们对他们很不理解。但是,在艰难的选择中,他们又无反顾地选择为中国探索一条新的道路。通过这样的走访、参观、阅读,徐剑将这些鲜为人

知的细节呈现给了读者。

对退出者和叛变者的客观对待,让史实不失公正。当然,还有像刘仁静、张国焘、陈公博、周佛海等,尽管他们有的后来迷途知返,有的被永久地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但徐剑没有放过那些蛛丝马迹,通过不懈地追踪和翻翻,让那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回到了历史。历史就是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历史。对他们的历史,在评价上可以褒贬,在定位上却不应该偏颇。对于这5个人,徐剑没有让他们成为历史的残缺。挖掘这些历史,是一个报告文学作家的使命。在书写革命者初心与人生时,不能隐去历史真实的一面,在“背叛者,失败者”这一章中,徐剑以“金陵,绝笔天叹歎无泪”“断崖千尺,沅江无声”“孤鸿楚天难归”等数节笔墨,叙写革命红船前行大浪淘沙中陈公博、周佛海、张国焘、刘仁静等人的另类人生和失色命运。

到湖北应城刘仁静老家采访时,当地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竟然不知道刘仁静为何人。如果不通过挖掘和存留,这些人的历史将会被漫流的时光和斑驳的岁月尘封。刘仁静在参加党的“一大”中年龄最小,当时只有18岁,是大家公认的青年才俊。刘仁静在任上兼任俄语翻译,他曾在五四运动中表现突出,后为党做了许多工作,又因赞成托派观点与党各奔东西。刘仁静是最后一位离世的“一大”代表。1987年初被落实政策任国务院参事后不久,在街上被一辆公交车偶然撞倒离世,卒年85岁。在徐剑笔下,分明体现了历史的迷雾与个人命运间的悲剧性冲突,为人们完整理解一部百年党史提供了另一参照。

徐剑在找寻大汉奸陈公博的遗痕方面也费了很大周折。他以陈公博被处决前的最后时光逆向书写,还原了他的惨淡人生。陈公博书法好,抗战结束后,被押解回国关进南京老虎桥监狱,后转至苏州监狱,面临死刑之际,典狱长和狱警还不时向他索要“墨宝”。而陈公博在南京坐牢时面前的条案,竟是陈独秀当年坐牢时伏案留下过字迹的,陈公博曾来此看望过陈独秀。陈公博闻知后仰天一笑,深叹命运对自己的捉弄。通过回溯陈公博的一生,尤其是脱党后追随汪精卫投日的经过,最后仍回到案前,落墨写完最后一条幅后走向了人生的终点。

探寻他诗歌成长的基因

——读吉狄马加的诗歌

毛明友

毫无疑问,吉狄马加是中国彝族诗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喜欢吉狄马加,犹如我喜欢三场大雨后,故乡拔节的荞麦,长在一片厚实的土地上。我了解这些土地,了解这土地上孕育的基因,正如了解吉狄马加的写作,也来自那一片养育了他的基因。

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大凉山背景。我想,任何写作,都脱离不了他生活的时代,吉狄马加的写作也毫不例外。在《彝人谈火》中,吉狄马加这样写到:“你比人类古老的历史还要漫长/给我们启示,给我们慰藉/让子孙在冥冥中,看见祖先的模样。”彝人自称是一个“火的民族”,主要源于彝人生活在气温较低的老高山,对火的依赖超出了一般概念上的定义。吉狄马加此段诗歌写作中,最精彩的是后两句“让子孙在冥冥中,看见祖先的模样”,在这儿有双重理解。一种是诗人通过对火的刻画,描写出对祖先们围坐在火塘边烤火时的生活场景的再现,另一种是诗人通过对火的描写,表达出了对在火葬中归祖的祖先们的想念。在《吉里拉达的若羊》中,吉狄马加在结尾时这样写道:“在大凉山的最高处,我的梦想会化为乌有。”这是一句充满人生哲理的语言,它美妙的高度像大凉山的海拔一样高。我没有到过真正的大凉山,但却看见过大凉山。我的故乡在大凉山的对岸,尽管隔着金沙江,只要是天晴的时候,站在我家背后最高的山顶上,就可看见远处挺拔的大凉山云雾缭绕,若非人间6月,有时候还能望见山的最高处堆起白色的雪。大凉山的高让人敬畏,大凉山的美令人入迷。吉狄马加先生在此诗中写出了大凉山的挺拔与博大,诗人通过“自己的梦想会在高处化为乌有,衬托出了诗人吉狄马加对生养他的大凉山的敬畏与热爱”。

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民族性特征。吉狄马加的诗歌中随处可见属于他民族自身特性的烙印。在《感恩大地》一诗中,吉狄马加这样写道:“尽管土地是如此的贫瘠/但它的果实却压断了枝头/这是对大地养育之恩的回报/人类啊,当我们走过它们的身旁/请举手向它们致以深深的敬意。”吉狄马加的故乡跟我的故乡一样贫瘠,在贫瘠的土地上,靠天吃饭的人更能感受到对天地原始的敬意。但再贫瘠的土地也有果实挂满枝头的时候,当我们接受大地的赠予之时,理

应心怀感激之情。我想,或许也正是彝人对原始的敬畏,对养育自己的土地之忠诚,才会形成了彝人对原始图腾的崇拜,和对万物有灵的敬畏。吉狄马加在此诗中写出了他对土地的思考,也表达出了他作为一个彝人也像所有彝人一样虔诚地歌唱属于我们的每一寸土地。

吉狄马加诗歌写作的精神信仰。熟悉彝族歌曲的人都应当听过《让我们回去吧》这首充满民族性的歌曲。这是吉狄马加为昭通举行火把节时特意填词的一首广为人知的歌曲。歌词中有这样的句子:“让我们回去吧 从不同的方向/告诉我是谁在轻声地召唤/那声音 飘过千年的时光/我仿佛又闻到了 松脂的清香/我分明又看见了 祖先的骏马和牧场”。昭通是说彝族历史绕不开的地方,历史上这儿曾发生过“六祖分支”,六祖分支之后,才形成了今天西南三省的彝族分布格局。这样的事件不可谓不大,尤其是对于今天凉山彝族来说,昭通是祖先居住的地方,更是彝人死后魂归祖界的地方。因此,我们从此首曲中可以看到,吉狄马加写作时的精神信仰又回到了对彝族的热爱,以及他作为一个彝人对祖先的追思和想念。倘若结合实际而言,谁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回到故地,也不可能回到祖先居住的原始森林,人类生活在滚滚向前,怎么也不可能后退。但吉狄马加还是喊了,“让我们回去吧,回到出发时的地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既表达了诗人对这个民族信仰的热爱,也表达出了诗人对民族文化落后于时代发展的担忧。

吉狄马加的写作不高深,他的句子来源于大凉山每一寸荒凉的土地,吉狄马加的写作不简单,不是每一个诗人都能在下边找到他诗歌存在的意义。我不敢说我读懂了吉狄马加,但我说我喜欢,就像我喜欢站在我家背后的山顶望大凉山,大凉山的高让人敬畏,大凉山的美令人入迷,对身边牧羊的耆老来说,大凉山只是一座山,而对我来说,那儿就是吉狄马加的故乡。

云南省文艺评论家协会
云南日报文体教科中心
合办
邮箱:wyxglmzg@163.com

新书快递

《人事完缺：吴梅村传》出版

人事完缺

吴梅村传

吴梅村传

王振羽著《人事完缺：吴梅村传》日前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发行（2023年3月版）。这部45万字的人物传记，以史家的眼光和深邃的笔法，描写出了一个大变局时代江南士子吴梅村内心世界的彷徨与挣扎，描绘出晚明清初一代知识分子生命中的爱恨情仇。

吴梅村，本名吴伟业（1609—1672），字骏公，号梅村，别署鹿樵生、澹隐主人、大云道人等，江苏太仓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与钱谦益、龚鼎孳并称“江左三大家”，又是当时“娄东诗派”的开创者。其长于七言歌行，后人称之为“梅村体”。其博学多才，工词曲书画，著述宏丰，著有《梅村家藏稿》58卷，《梅村诗餘》、传奇《秣陵春》、杂剧《通天台》《临春阁》以及史乘《绥寇纪略》《春秋地理志》等。由于他还精于以作品反映广阔的社会生活，因而亦有“诗史”之称，代表其诗歌卓越成就的当推叙事诗《圆圆曲》。

郑千山

书香彩云南

《古村记》：激情满怀赞美村庄

和振华

场感强，勾起读者无限向往。如《新华：土司在山水间渐行渐远》一文中写道：“现在看新华村，后有秀山如佛，前有江水南流，青瓦白墙被田园和山场围绕，依山而建的民居保留着传统的土木结构，不论在哪一个季节哪一个节气，走进去或者遥望这片隐在滇西北马登镇东北角的屋舍，都能感受到一个村庄傍水的踏实和一方福地的安宁祥和。”这是列入第三批中国传统村落新华村的速写，而在其他村落，她同样给予我耳目一新：沙溪之古色，向湖之灵秀，三河服饰之美，弥井绵长盐味，岩洞的神秘向往，北寨的母亲村庄，还有诺邓白族鳞次栉比的古建筑、杜鹃环绕的老山古寨，茶香万里的博南古村等，都十分美丽。诚如作者所言：“地域特征明显的一个传统村落里，有袅袅升起的炊烟，有古老的戏剧和传说，有时间组成的聚与散，有蓬勃的朝气，有父老乡亲的生存智慧。”通过滇西众多星罗棋布村庄的地域书写，揭示出古村落之美。

三、民族文化透析出古村内涵。厚重的历史积淀孕育出魅力无穷的灿烂文化。剑川是个各种民族文化交融、碰撞并形成深厚文化底蕴的地方，在李丽琴的《古村记》一书里，我一次次读到以历史悠久而灿烂的白族文化为主体的民族文化贯通其间，其中，剑川的农耕文化和渔业文化无处不在；白、彝、傈僳等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灿烂绽放，弥沙井、乔后井、诺邓井、耿鸡井等盐文化调节生活；古村随处可见的白族本主庙和其他寺庙道观呈现出多元宗教文化；典型的“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走马转角楼”“一颗印”和“百福百寿”格子等白族民居文化铭刻脑海；保留至今的炊烟祠和昭忠祠等祠堂文化不容错过；沙溪、盐路山、诺邓等马帮文化犹存；茶马古道、博南山茶园的茶文化飘香；太子会、石宝山歌会、盐神母节等民风民俗民间文化引人入胜；白族绕三灵、霸王鞭、洞经音乐等繁耳；白族兔耳帽、纳西装等服饰文化奇葩眼花缭乱；兰州土司、免峨土司、丽江木氏土司等土司文化掸去尘埃；种种民间传说穿插其中；正史资料 and 逸闻野史辉映。特别是对剑川“三父子举人”“一府三帅”和历史文化名人何可及、周钟岳、张海秋、赵藩、张伯简等人的书写，突出了

娜嬛颜珍

文心永在 文韵流芳

——记云南大学文学院校庆周暨首届银杏文学周

本报记者 郑千山

化与文学研究等诸多方面研究领域有影响力的学者。成立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云南大学银杏文学社是云大历史最悠久的社团之一，也是那个时代云南高校诸多文学社团中的翘楚。40年来，银杏文学社中涌现出了于坚、张稼文、李生森、窦红宇、杨鸿雁等一批颇具影响的诗人和作家。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代表省作家协会向银杏文学社致以祝福时说：一大批优秀的作家从银杏文学社起步，撑起了一道道靓丽辉煌的文学生风景线。青年是文学的未来，希望银杏文学社新一代的写作者，能在勤奋读书的同时珍惜校园生活的美好，书写飞扬的青春，无论今后是否以文学为终身的追求，银杏文学社的经历必将成为人生中一笔宝贵的财富。

校庆周举办的同时，首届银杏文学周也同步进行，银杏文学社的创办者和部分社员回到了母校，张稼文、杨鸿雁、窦红宇三位作家携新著举办了新书分享会，于坚、朱洪东、张稼文等举办文学恳谈，畅谈20世纪80年代的“银杏文学”，与师生互动交流，第二、第三届“银杏文学奖”还进行了颁奖……

文学周期间，文学院与云南省作家协会合办的“作家进校园”活动，邀请纳张元、南翔、蒋建伟、徐峙等作家走入学校，为作家、协作与学校之间建立通道，让学生近距离体察作家们的思维方式和人生阅历；23日的“世界读书日”读书日活动，又设置了“青年对话”“见字如面”等五大板块，关注青年的阅读和精神成长。

云大文学院校庆周与首届银杏文学周，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瞬，但文学院志为百年云大继续书写深厚人文传统的愿望与雄心俱健，愿云大文学院文心永在，续写辉煌！